

卷之三

韓非子書序

余讀韓非子書蓋喟然而嘆曰世道之趨
於權譎也君臣之間相御以智而相傾奪
以捭闔抵巇之說也其至秦而極乎先王
之道既熄諸侯各競於詐力而列國之士
各騁其機略辯數以務尊安其國而榮顯



其身當春秋之季所號稱良大夫者如晏
嬰叔向公孫僑之徒其馳詞執禮往來相
厲以仁義而相訓飭以忠儉信惠是猶先
王之遺也至戰國而儀秦之徒始以其縱
橫之說勝言從親之固則諱其善敗之端
語衡合之利則匿其恐惕之迹雖其揣摩

馳騫務出於奇詭而要之陳形勢之便利
規情事之變合天下猶各以其說提衡而
立故當時之君得士者昌而士之設智能
批患難者亦使世主蒙其益而顯功名於
天下蓋稍蠶食而及於始皇之身關東諸
國既皆削弱無可倚以抗秦而士之爭趨

秦者非得秦權則無以震聳諸侯而快其志非訐激其詞亦無以當主意而盡闕遊士之口故干秦之說愈相軋而愈不勝卒足以亡其身余於非子有深慨焉夫非子固嘗与李斯師事荀卿斯自視以為不如非矣及斯已柄秦盡用其所學非固以量

斯之在吾術中而他所獨制恣睢上以塞聰揜明而下以拂世摩俗非之智又足以先斯而逆其所必至故斯方以一法制明主威而非則曰當途之臣擅勢而環其私斯方以遏黨与絕異趣而非則曰獨任之過將乘賢而劫其君當人臣憂死之不暇

而虞其有田常子罕之厄且以大臣之一
詞同軌於近習將使之行不法而化其主
是皆斯之所醞釀鬱積以基亡秦之禍而
非乃以疎遠一旦斥而言之宜乎犯斯之
所甚忌而死不旋踵也昔者范雎羈旅入
秦一言而合繼踵卿相夫昭王之明不及

秦皇李斯之專不及魏冉非又始皇之願
得與同遊者其才出雎遠甚而卒不免僂
辱為天下笑者雖當秦之益親猶數年而
始得盡發太后穰侯之私故其主信之不
疑而讒邪不得以投其間非徒知振暴其
短可以傾斯說而奪之柄而不知斯以干

寵忌前之心挾狠戾無親之主乃欲自奮
於說而投其必聽之會不亦難哉太史公
蓋悲非之為說難而卒不能以自免余以
為非之持說者甚工而其所以用術者則
甚悖是其所以死也使非而幸緩須臾秦
皇方且回慮易聽當有深計而不疑交爭

而不罪者何以成沙丘之禍而鑿々一中
非之所料如此哉非子書大抵薄仁義厲
刑禁盡斥堯舜禹湯孔子而兼取申商慘
刻之說其言恢詭叛道無足多取然其意
則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一切欲反浮淫之
蠹而覈之功罪之當要亦有足采者嗟乎

三代而後申韓之說常勝世之言治者操其術而恒諱其跡余以為彼其盡絀聖賢之旨而獨能以其說擊排詆訾歷千百年而不廢蓋必有所以為韓非子者在矣惡可忽哉惡可忽哉此書舊亡和玉姦劫說林凡三篇他所逸者通五十餘章今悉補

次無闕

明萬曆十年壬午春三月吳郡趙用賢撰

韓子凡例

一漢志隋唐志皆云韓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而王伯厚獨言今本五十六篇元何犴至元中所進韓子止五十三篇謂姦劫亡一篇說林亡下篇內儲說下篇六微內似類已下亡數章則世之不見全本亦以久矣今按古本說林下篇之首尚有伯樂教二人相踉馬等凡十六條近本俱自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逕接下篇蟲有虺章所以遂謂脫此下篇其實未嘗亡也又據近刻

六微篇後共闕二十八條亦按古本校定共爲五十五篇獨伯厚本無從而考然此書遂庶幾乎大全矣覽者幸無妄意于牽合割裂也

一按隋唐志云韓子註不詳名氏元何休本獨謂舊有李瓚註鄙陋無取盡爲削去不知休又何據而指爲李瓚也今所載註語果涉瑣猥無識第因宋本具列不敢輕加刪削要以存舊章而已

一按宋本和氏第十三姦劫第十四篇目既具文

亦無闕時本乃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王之害也下逕接我以清廉事上句既脫和氏末章又并姦劫篇目而失之讀者至此往往有殘缺之歎近本乃不加詳考至并姦劫篇目亦行削去使古人成書幾爲臆說所廢今所校定一准宋本覽者究心當自得其完闕之異

一是書訛缺既久歷考近本無慮數十皆出一軌至閱道藏中所載乃知近本又承此而訛也獨宋板大篇完整毋闕而句字之間參錯復多今

依諸本更定其間或有舛謬不可解者尚餘十
一不敢強爲之說以俟夫博雅者重加采輯庶
幾此刻爲之先驅耳

韓子凡例

終

韓子總評

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
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

漢志法家韓非子五十五篇隋唐志二十卷目一
卷註不詳名氏

劉勰文心雕龍曰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
之富

蜀志先主敕曰申韓之書益人智意可觀誦之
晁氏曰韓非喜刑名法家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

說難十餘萬言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
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
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
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
子之書有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及欲上人者必
以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身後之等言是出於
詐此所以一傳而爲非歟

高氏子略曰韓子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
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

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
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爲斯所殺而秦卽
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爲
切於事情者惟其切切於求售是以先爲之說
而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
之難也固嘗悲之抑亦有所感慨而發者歟嗚
呼士不遇視時以趨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況
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楊雄氏曰
秦之士賤而拘信哉

黃氏日抄曰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而兼取申
不害商鞅法術之說加深刻焉至謂妻子亦害
已者而不可信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
疎遠一旦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巽近將誰
汝容耶送死秦獄愚莫與比然觀其書猶有足
警後世之惑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往
往故爲無稽寓言以相戲劇彼其爲是言者亦
未嘗自謂真有是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
流俗因信以爲真而異端之說遂至禍天下奈

何韓非之辨具在而不察耶非之言曰白馬非
馬齊稷下之辯者屈焉及乘白馬之賦而籍之
不見其非白也蓋虛辭空辯可以勝一國考實
按形不能漫一人今人於異端有嘗核其實者
否耶非之言曰宋人有欲爲燕王削棘刺之端
爲猿母者必三月齊然後能見知王之必不能
久齊而給之爾王乃養之三乘冶工言王曰果
然則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爲削
此不然之物也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今人

於異端果嘗有訊其妄者否耶鄭人爭年者謂
我與黃帝之兄同年非能笑之今異端自謂出
於無始之前其爲黃帝之兄甚矣而人莫不信
趙主父施鈎梯而緣播吾刻人蹟其上廣三尺
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此非能笑之今異
端往往鑿蹟崖石之巔其爲播吾之蹟愈悖矣
而人反以爲神非之辯誣若此者衆姑取節焉
以告惑者

韓子總評終

韓非子目錄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難言第三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揚權第八

第三卷

二柄第七

八姦第九

存韓第二

夢臣第四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殺臣第十四

第五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韓非子目錄終

此篇與國策
所載大略相
同是秦文之
極佳者

韓非子卷第一

初見秦第一

難言第三

主道第五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愛臣第四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

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

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荆

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臣竊笑

之世有立亡而天下得之。知立亡者得天下其此之謂乎。

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

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

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歿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

歿。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歿也。非其士

民不能歿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

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歿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

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

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跣。犯白刃。蹈鑪炭。斷歿於前。

者皆是也。夫斷歿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為之者。是

賢奮歿也。夫一人奮歿。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

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十萬。今秦地

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

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

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克。攻未嘗不取。所當

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

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

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

先總論謀臣
之次第後乃
細言

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
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
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齊五戰
之國也。謂五破國也一戰不尅而無不齊。爲樂毅破齊於濟西由此
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
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爲戒
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
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
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

詔國策作許

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
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爲
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
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
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
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
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
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
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

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

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

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

營私邑謀秦故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

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

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

故曰中央兼四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

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

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

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

不相親也。賔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

筦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絳。上黨代

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

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東陽河

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

為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

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

荆。東以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

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徧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弃甲負弩。戰竦而却。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

運罷而去

疑字按曰以
又按左集

疑字按曰以

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能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右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夜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

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反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天下可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

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薦薦。出貢以供

若薦薦居人下

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

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

臣竊聞賢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

從徒。欲贅天下之兵。贅綴連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

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

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

韓為內臣秦猶滅之

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為得矣

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

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

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

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

之。趙據齊以為原。

若山原然

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

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

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斂

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

勞餉者

則合羣苦弱以

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賢人之

計。均同也。謂同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

既進退不能則同於

為質者

陛下雖以金石相弊。

弊盡也盡以召士

則兼天下之

日未也。今賤臣之進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

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

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

齊趙

則韓

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

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

與趙敵。衡知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

夫計宜乎斯之自為淫說而終不能免也。范雎三見秦王而猶慮左右之聽先言外事以管秦主非智不及此矣

此是當時紀
載之文故并
叙李斯語

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
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
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
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疎。非所以強於諸侯也。
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
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
臣斯甚。以為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心腹之病
也。虛處則恢然。恢妨也。心腹虛也。而病為妨喻。若
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冷卒然而走必發矣。喻

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

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

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
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
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
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
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
復見崎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
為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
以韓利闕陛下。闕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說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親。

崇子經史
記秦書
相傳改

則非重矣。見重於二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疑伐已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

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其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以闕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

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

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

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弃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

反以禽君掖也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今斯之言。乃沈且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

見因急與陛下不可知也。夫秦必

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

纒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比於班洋敦

祇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

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徑省而

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辯。激意急親近。探知人情。則

見以為譖而不讓。閔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

譖。借同

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弃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

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

纒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比於班洋敦

祇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

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徑省而

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辯。激意急親近。探知人情。則

見以為為譖而不讓。閱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

之意遠矣
言

潛
借
同

韋
卡
子

二
六
一

上

夸而無用。纖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舊事。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歿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

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

也。上古有湯至

以智愚詩
轉文王
无痕迹

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
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
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
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
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
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
鬻。轉次而備。孫子臙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
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為悖。

夸而無用。纖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舊事說。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

以智愚詩
轉文王絕
无痕迹

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故曰鬻。孫子臆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為悖。

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弘分脰。磔裂也。尹子宰於棘。司馬子期歿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為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歿。人手董安于歿。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歿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歿。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

威權上逼。故危其身。

人臣太賢。必易主

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

主謂室主。

兄弟不服。必危社稷。

君之兄弟不相從服。

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

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

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

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

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

人者所外也。

君當疎外。斥遠之。

萬物莫如身之至賢也。位

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

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臣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此君天者之所識

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

王周諸侯秦襄王晉之分也趙魏韓也齊之奪也陳恒弑簡公也皆以

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類

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

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賢賤同以法也質之

以備謂薄其賞賜也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

是謂威淫注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威

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眾所聚其乘眾而生

也心黨與雖眾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

自私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令其樹福

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國為私

交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

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彰故曰紀

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其源可知也治紀以

律非子 卷一

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

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

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

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

自將雕琢。臣因欲雕琢以稱之。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

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

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故有智而

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

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

有明。去君智則臣智自明也。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事有功。去勇而

有強。去君勇則臣武自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

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謬乎其莫得其所。

明君無為於上。羣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

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智不窮。

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

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子不窮於名。是

故不賢而為賢者師。君雖不賢為賢臣之師。不智而為士智

者正。為臣之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以為己功。此之

謂賢主之經也。經常法也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

以聞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

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

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清則自盡矣函掩其跡。匿其

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

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能。破其意。

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

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篡國之虎因而存矣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

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

主之側。為姦臣。盜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

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

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

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

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

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

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

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

端
後三初
不遠其

之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而知拙其巧不自計
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
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
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
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
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是
故明君之行賞也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
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
無赦罰賞偷則功臣惰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爲非

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
誅疏賤必賞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不立眼目不
畫分界逐章
命詞治篇每
涯而法度並
然且備惟法
秦文之不能
西漢則少遜
矣
句法重甚

韓非子卷第二

有度第六

揚權第八

有度第六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

強為不曲
法從私

奉

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

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

荆全之時與荆亡之時
民及社稷未改易

而全亡遂殊者則由
奉法有強弱故也

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

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

魏東三三長
驅河北至陶
橋之部 佛林
為三魏數年未
柳以書陶街

意

以薊為國。襲涿方城。方城涿之邑也。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

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為黨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氓

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

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攻盡陶魏之地。

陶定也。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為私都也。攻

韓拔管。管故管叔所都。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

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造師久而老。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

於天下。兵魏之兵也。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死而魏以

亡。故有荆莊齊桓公。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

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

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

法而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

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

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

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

謂得守法度之臣授之以政位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

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

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今若以譽進能則臣

以下國之
亂由下審
法度而臣
用非其人

之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

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黨舉官則

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

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

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

進其與。與謂黨也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眾與

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遞相無從而

故忠臣危成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

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之所以危

久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姦邪之

以下雙言人臣徇私之徒

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故姦臣進也此亡之

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私重謂朋黨私相

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不一至主之廷

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

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百官雖具非所以任

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

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不故臣曰亡國之

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

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

以下言人君
當審法以擇

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
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
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
在方冊。謂成國之
制。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
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也。則君臣
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則君臣
之間。明辯而易治。明辯謂善
惡不相掩。故主讎法則可也。謂
校定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
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
心。軍旅辭難則士有偷存
志。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

以上言官得
其人自能盡
事于上也

故有口不以私言。為君
言也有目不以私視。為君
視也而上
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
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
以清凡此皆用手入。故曰
不得入也。鎡錙傳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
手必搏之。無私賢哲
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
鄉而交。無百里之感。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
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
交所以無
百里之感。賢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愚智各得
其所。故提
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
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
此之臣。不可謂廉也。詐說逆法。倍主強

以下言臣之
匿情以事上
如此

卷之三

卷之三

諫。臣不謂忠。逆法強諫。凌主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忠。行惠施利。收下

為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仁。離俗隱居而

以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之惡。如此之臣不可謂義。外使諸族

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

親。然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

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伺危以

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智也。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

先王之法所簡也。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

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

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

一行。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於私唯以待君之任耳。夫為之

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而察之。且

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目視。不得其真也。上用耳。則下飾聲。

飾聲則耳聽。不知其偽也。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惑於說也。先王以

三者為不足。故舍已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

所守要。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官不。得混其真偽。斯術也。先王所守之要。故法

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陰躁

不得闢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

以下言當審法數以御其臣

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郎近侍朝廷羣下直

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故治

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立治之功日尚有餘而功教既

已平羣臣既已穆則上之任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

用之勢不違法教使之然也。如地形之見耕使人主失端

如地形焉。即漸以往。漸就削滅也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端故

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故明主

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不

遊意法外為惠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

私也。既使羣臣動皆以法其嚴刑所以遂令懲下

也。或凌過遊外即皆私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當

故不貸臣令錯制當主裁威制共。則眾邪彰矣。威

故不共臣同門錯置也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後不刑

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

規矩為度。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上智捷舉中

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

也。改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削高

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減

貸疑貳之誘

韓非子

孫詒子匿

益少斗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措法不阿賢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糾美齊非糾其健美齊其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賢易賤不敢以賢勢慢易於賤也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賢之而傳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

臣而制一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斷之也

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

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

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女效臣所

詐媚惑其主得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

其威而罪也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恩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

已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

導引也言道

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

民歸臣而去其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

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

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

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為臣所制也故

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

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

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

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

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

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

簡公弒。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為

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

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

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言名則合不可知也為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

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

刑也。言事以相考。則合不可知也。

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
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
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
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
功大震主亦所以
為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
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寤問左右曰。誰加衣者。
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
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
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

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
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
當言如此者貞也
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

才術故能乘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

賢以劫君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

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偽外故其羣臣之情不效。則

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故越王好勇而

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

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

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

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禫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已，因以篡之。故君見惡，則

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

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

見其好惡，則知其利其所存，故得以為資。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

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

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此其故何

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為利。此以情借臣求

利者也。患所以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

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

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為子之田，常不難

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為偽。其誠素自見。

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揚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命也。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命也。

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齒，說

情而捐精。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說情也。耽之過度，則捐精。賢才

嘉林反又送七卷
非是揚權篇
非是揚權篇
非有揚權篇
非有揚權篇
非有揚權篇

所以助理也。用之失宜則危君也。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

見素無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央謂主君。聖

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

待之。彼則各。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

自用其能也。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左右既立。開門而

當。左右謂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立

君但開門而當受也。無。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

所遮擁也。當受也。變易但令輔弼。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

二臣俱行職事。行之不已。皆俱臣賢之助不須有

隨化而成。是謂履理也。君能履理夫物者有所

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

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

方。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居

者矜好其能。則下。辯惠好生。下因其材。居上好生

因其材以入其諛。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下代下任

則國用一之道。以名為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

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

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不見其采。下故素

正。采故皆事也。上不見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

不見其采是
聖人靜以自
居燭隱光彩
臣下以故守
素而趨於正

任之彼則自舉其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因其事以與之

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自定在上者

從而以名舉之則刑名審矣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事也循事

名可形名參同用其所生所生為形名所從而出

此人也而二者誠信下乃貢情二者謂形名也參同

也貢謂陳見也謹修所事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修其事

命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

不去難以為常夫智巧在必背道而行詐故須去之民人用之其身

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

參鞠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

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常當虛靜以後

先凡人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之

則是偏聽而致患也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且當信

擇其善者以之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覆

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

其寧道德不與物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

生歿言當因道以考汝報命而汝也歿生猶廢與

參名異事通一同情參考異事之名必故曰道不

猶言也

其言者作具之子
俱通經者為三

其言者作具之子
俱通經者為三
生空花道本以作

同於萬物。故能生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故能成於陰陽衡不同

於輕重。故能知其輕重繩不同於出入。故能正於出入和不同於

燥濕。故能均於燥濕君不同於羣臣。故能制於羣臣凡此六者。道

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生。故曰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

君賢獨道之容。道以獨為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下當

陳其名言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

調也。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

以難之。彼必反求。其理以入於此也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審察

其名則事位自定。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辨聽言之道。溶若甚醉。溶。閒漫之貌。凡

聽言者欲聞以招明。愚以求智。故聞然若甚醉者。則言者自盡而敷奏也脣乎齒乎。吾

不為始乎。齒乎脣乎。愈憒憒乎。脣齒可以發言。語也。吾不為始。則彼

自為始。吾愈憒憒。憒。彼愈昭昭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

上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之。所陳之言。或是或非。如輻之湊。皆發自

下情。上不與之為構也。構。結也虛靜無為。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

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

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五之以合虛之數。常令根

幹堅植。不有移革。如此則動之散。皆無所失。泄也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

凡所舉動溶然閒暇雖有所改無為而為也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

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媚益為其事若乃惡之彼必生怨而遂止故去喜去惡

虛心以為道舍去喜惡以虛其心則上不與共之

民乃寵之謂下之為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上不

與義之使獨為之上固閉內扁從室視庭參咫尺

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閉內扁閉心

內以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寸者所

以度長短既閉心以參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

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犯錯因其所為

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

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所為善惡既各自

成善必及賞惡必

及刑刑賞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已

差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說於一事二事

則人知他事皆然主上不神下將有因神者隱而

故曰三隅乃列也莫測其所

由者也既不下將有因也其事不當下考其常

不當則下以常理考之若天若地是謂累解

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上若地若天孰疎孰親

因下考之累可解也私覆

地無私載故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欲

無疎無親也厚而無私也欲

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欲令機事欲

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侈并外謂百官欲

令官政不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有

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競故一人則專而不恣豈有

律

移易并兼之事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臣門多之人威允治之

極下不能得神隱不測故下不能得之周合刑

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守職此治之至

不用非惑而何也狎民愈衆姦邪滿側亦既大惑

邪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賢人而逼焉君之富臣

君之賢臣更令臣逼此倒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

國焉專信一人則勢駢大於股難以趣走君難以

理為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失神謂君可測知如臣主

上不知虎將為狗主既不知臣之為虎則臣匿威

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為狗君不知而止

益其朋黨無有已時也虎成其羣以弑其母母則君也既朋

成羣也虎既成羣母必見弑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為虎

也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主既

虎則懼而後道故得安寧也法刑苟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真謂

君臣欲為其國必伐其聚聚為朋黨交結伐之者

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為其地必適其賜地亦國

其國必令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

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

我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黃帝有言曰上下

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寶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

交戰一日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

下下既有羨之心常匿私以試上故故度量之立

主之寶也度量可以割斷下黨與之具臣之寶也

黨與具可以奪君位故為臣寶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

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四指為扶上於度量少有

矣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臣將有道之臣不

賢其家大夫稱家賢其有道之君不賢其臣賢其

將將資勢資之富之備將代之臣既資富備備危恐

過已將資勢資之富之備將代之必將代君也備危恐

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太子者君之副貳國之

速置之則禍重鎮今欲備其危殆必內索出圍必身自執其度量臣人四

端自息矣圍但身執度量則可矣厚者虧之薄者靡之厚謂

與眾勢位高也位如此必虧之使薄也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

其上虧之若月若明之漸虧也亦取其靡之若熱

若鑽火之取熱不得中息簡令謹誅必盡其罰盡刑罰毋弛而

弓一棲兩雄刑法罰不當位之官也一棲兩雄其

鬪嘖嘖鬪豺狼在牢其羊不繁豺狼喻吏一家

星字疑
行國度
薄於君者也

熱不熱同

二賢事乃無功。二賢爭出命服役者不知誰從故事無功也。夫妻持政。

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爭持其政故子不知所從也。為人君

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疎。木喻臣也。披為落其枝也。數落木枝者喻

數削黜臣之威勢也。木枝扶疎。將塞公間。謂臣威權覆主充塞公間私門

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圍圍也。數披其木。無使木

枝外拒。拒謂枝之勿生者也。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

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

枝將害心。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本大矣。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則臣將二而危君矣。公

子既眾。宗室憂吟。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子既眾勢凌適子故憂吟也。止

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

掘其根。木乃不神。填其洶淵。毋使水清。淵者水之停積

水清鑒之者必眾。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探其懷。奪之威。探其懷謂淵其心知

其所欲為。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賢

其姦邪其術有八也。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賢

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便僻得嬖此入主之所惑

誘引君之百姓以成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賢其姦邪其術有八也。

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美好之色。

吟歎也

首由也

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

聽之術也。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進以燕娛之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

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

以金玉之寶。內事貴夫人。愛孺子。二曰在旁。何謂等使之惑。主主惑則姦謀可成也。

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優笑者。謂俳優能嘲笑者。侏儒。短人也。

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

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謂

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則皆應門之。則皆對。一辭同軌

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

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姦臣既以

近習之臣。外又為行非法。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也。三曰父兄。何謂

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

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

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

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

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

譽又更處置。邀共言事於君。其心既成。大臣必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

有隙姦臣可四曰養殃。何謂養殃。人主樂美宮

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
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飾子
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
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
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
皆勸譽已以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澤不而成其
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
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九重賢俊
希得與攝故言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
談論議希也

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
謂其言巧便聽者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
似若流通而可行虛辭以壞其主設施綴屬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

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
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
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
彰其威明爲已者必利不爲已者必死以恐其羣
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
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

薄者謂次於
甚者也

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歛。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歛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謂。不使私請。所以防初姦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二姦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不令妄

三姦

父兄

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

謂知其所

從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

防四女姦之養。殃也。虞度也。

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

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

積粟於倉。

若墳

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

防五女姦之

民萌

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

其能。察其過。

考實其能。察詳其過。

不使羣臣相為語。

防六女姦之流行。

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鬪之勇。無

赦罪。邑鬪勇者謂恃力與邑人私鬪。

不使羣臣行私財。

防七女姦之威強也。不

使行私財。

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

於勇士

法則

聽之

不法則

距之。防入姦之四方

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有

也。亡君雖有國非已有之。令臣執制而有之。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

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聽大國為救

亡也。而亡亟於不聽。聽大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有辭而見伐。故聽從。故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則

不外諸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構。諸侯結今君既不聽。則外交之心息矣。諸侯

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

浮言以用誣其君也

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

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

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

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

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

有所委屬而君用之。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

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

官以為賢。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

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弃事而

財親者力
親財

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墮而簡其業。
此亡國之風也。墮毀也。或本為墮。

國

程